

天下大案

2000-2010年

中国十大名案解密

首次详细披露十大要案惊人内幕

东北黑社会第一案 北京大兴灭门惨案 洗钱游戏

中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 网络暴力第一案 九亿巨骗

迷案追踪 触目惊心 憾人心魄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天下大案

2000-2010年
中国十大名案解密

史韦◎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大案：2000-2010 年中国十大名案解密 / 史韦
编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108-0511-0

I. ①天… II. ①史… III. ①案例—分析—中国—
2000~2010 IV. ①D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093555 号

天下大案：2000-2010 年中国十大名案解密

作 者	史韦 编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邮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10×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511-0
定 价	34.9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黑白无间道 / 1

人魔之间 / 43

洗钱游戏 / 85

“北漂”梦的破灭 / 128

金融大盗 / 145

死亡博客,网络追杀 / 173

中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 / 214

九亿巨骗 / 244

人间惨剧 / 286

身边的狼 / 298

黑白无间道

龙吟

震惊全国的黑龙江省安达市卢家兄弟黑社会犯罪大案终于告罄，结束了卢家兄弟霸行天下的“时代”，百姓扬眉吐气。

多年来卢家兄弟称霸一方，为非作歹，黑道势力猖獗。警方多次介入调查，最终邪不压正，卢家兄弟全军覆没。卢暴义因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13项罪名，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30万元。卢薄诚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6项罪名，被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卢暴义、卢薄诚所聚敛的全部非法财物及其收益被依法追缴，供其犯罪所使用的工具予以没收。55名黑社会组织成员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与卢家兄弟犯罪集团有牵连的其他80余人，也被依法处理。

安达的百姓曾经看到过比钞票更霸道的东西——那就是暴力。这是人性之恶！如今安达清除了黑恶势力，到处都是金色的阳光。

复仇誓言

绥化监狱的大铁门与安达市一居民楼房的安全门，相距百余公里。

这样的两个大门被一个中年男子链接在一起，让人想到的只有四个字：
牢狱之灾！

中年男子名叫卢暴义，此刻他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

迎接他的,是大小车辆,是大哥小弟,场面比影视剧里黑老大出狱更有气派。

大凡刑满释放人员,在迈出监狱大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恢复自由、与家人相见的喜悦,而在踏上家乡土地的那一刻,也会萌生一种羞见邻里的尴尬。而卢暴义只有前一种情绪,没有后一种情结,他是以衣锦还乡的变异心态走进安达市的。

安达市是黑龙江省绥化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 65 万,毗邻大庆油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覆盖安达所有乡镇,数十万头色彩斑斓的奶牛,珍珠般撒落其上。安达,因牛而美,因牛而富,因牛而声名大噪,故有“牛城”之誉。

然而,眼下感觉最牛的是这位刚刚出狱的卢暴义,为他接风洗尘的庆贺宴会,比寻常百姓家的婚庆喜宴还要隆重许多倍。

整个宴会过程,卢暴义的话语分为三部曲,一是吹嘘自己诈骗上百万啥事没有的所谓“昔日辉煌”。

20 世纪 90 年代,商海中就出现了皮包公司现象。两手攥空拳的卢暴义本来就桀骜不驯,如今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会作壁上观。1991 年他注册了一个皮包公司,虚构了 20 万元固定资产和 200 万元流动资金,并装修了一间在当时看来非常豪华的办公室,随后开始静待“大鱼”上钩。两年后,即 1993 年,湖南省物资厅贸易中心作为第一条大鱼,前来和卢暴义签订了柴油购销合同。卢暴义骗取了 148 万元购油款,却根本没有本事弄到柴油,就以避而不见和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办法,对债务一拖再拖。转年 10 月,浙江省萧山市协作发展总公司作为第二条大鱼,将其 193 万元的玉米购销货款送了过来。这次卢暴义是伙同其三弟卢宝有以及安达某粮库的保卫科长武忠等人共同完成的。武忠冒充销售科长带着萧山公司的业务员,到粮库转了一圈,谎称粮库堆放的玉米都是卢暴义的,使得对方深信不疑。按合同,卢暴义要向萧山公司提供 2640 吨玉米,而萧山公司先将 200 多万货款汇入卢暴义账户。一粒玉米也没有的卢暴义,先以高出市场的价格购买了 120 吨玉米,发往萧山公司,尔后就再没了下文。剩下的 190 多万元,被他转入其他账户,并分别取出。后来,萧山公司发现被骗,带公安人员来安达抓卢暴义。卢暴义与同伙跳窗逃跑,后通过他人出面,以价值 15 万元的布料和 5 吨旧电焊条顶账了事。利用这两笔钱,卢暴义开赌场、开歌厅,大肆组织卖淫活动,

从而使他飞快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暴富起来。

吹嘘完毕,接下来卢暴义就大骂国家法律:“同样一件事,一会儿说是诈骗,一会儿又说是正常的经济债务纠纷,真他娘的狗卵子!”

最后,卢暴义近乎于宣誓一般地说:“卢晓春这小子和市委书记这个狗官坑我蹲了好几年监狱,我不会放过他们!”

卢晓春是安达市一位靠农杂生意发家的个体户。当时,为了平息皮包公司的债主上门和公安抓人的麻烦,卢暴义就编织了能搞到化肥批件的谎言。当时价格双轨制,倒卖批件是能挣大钱的。卢晓春逐利的商人本能被激活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卢字的同祖同宗的传统认识的,使得卢晓春相信了卢暴义不会欺骗本地人,他终于拿出了十几万元的“铺路钱”。结果卢暴义把钱用了,却一吨化肥也没有批来。卢晓春事后追债,卢暴义就用耍赖皮的办法应付他。卢晓春就以诈骗罪四处告状。由于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司法部门就没有接受投诉。后来,市委书记在卢晓春的诉状上作了批示。于是,卢暴义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如今,卢暴义重获自由身,他不追悔自己对卢晓春的伤害,相反还把卢晓春和市委书记视为自己的仇人。市委书记,那是县太爷的身份,他说报复,不过是过嘴瘾。而对卢晓春,他的报复之心是坚定不移的,他觉得自己还是有报复实力的。

卢暴义的三个同胞兄弟,以及那些在娱乐企业当顶梁柱的手下纷纷附和:“把卢晓春这小子全家给灭了,替二哥出气!”

卢暴义则摇头:“我一手指头都不动他,一定要让他尝尝监狱的窝头,最好蹲一辈子笆篱子。”

忐忑不安

卢暴义出狱,卢晓春最先得到消息,本来就心有余悸,在听说了卢暴义的报复扬言之后,就更加害怕了,整夜整夜地抽闷烟。妻子见他辗转反侧,就劝道:“他一不打你二不骂你,就想让你蹲笆篱子,这不过是快当嘴的醉话。咱们一不违法,二不犯罪,他想往监狱里送你,门儿都没有,公安局法院又不是他家开的。”卢晓春就说:“他要是用法律报复,咱不怕,只要抱准奉公守法

这一条,他就啥招没有。只是如今社会变了人也变了,他这个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鸟,要是在原来的无赖上再加上点阴险毒辣的损招,咱们可就要倒霉了。”

几个夜晚的失眠,卢晓春终于想出了一个排除潜在危险的主意——示弱。在大酒店摆上一桌,给卢暴义接风和赔不是。他觉得人都禁不住三句好话,只要自己主动和卢暴义化干戈为玉帛,给足他面子,那么,卢暴义就不会再和自己过不去。

卢晓春想好了这一步,就找自己的好朋友安兴憬商量,请他帮助拿主意。

安兴憬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是那种和黑恶势力势不两立的好警察。他的妻子和卢晓春的妻子是闺房密友,两个人的关系也就处得非同一般。卢晓春有一次还接待了两个廉价推销新麻袋的中年男子,他怀疑这是销赃行为,就一边稳住对方,一边给安兴憬去了电话。安兴憬过来一审查,从而破获了某粮库的失窃案。安兴憬对卢暴义印象不佳,早在卢暴义没有行诈骗钱之前,他就觉得卢家这哥儿几个,将来会惹麻烦,是法律边缘人。

安兴憬不同意卢晓春“装孙子”的主意,“是他卢暴义对不起你,也不是你对不起他,他没有理由记恨你。”同时他也分析,“卢暴义这小子要真的那么不是人,那么,他可能会吃了你的喝了你的,最后还是要找你的麻烦,你会白搭一顿好酒席。”卢晓春就无奈地表示:“那也没别的好办法,真要那样,就当喂狗了。”安兴憬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不过为了增加两个人握手言和的可能性,他建议卢晓春:“这个和解宴会,除了我参加,你应该找一个和卢暴义有点私人关系的政界及政法界的人参加,比如市委宣传部的全汶豪,咱们公安局综合监管科的战科长和仲副科长,刑警队的花大队长,油田分局长凯遥,副局长俊旺,法院行政庭的朝寒庭长……他们和卢暴义好像都有点拐弯亲戚或者同学关系。有这些人到场,卢暴义大概不至于阳奉阴违。”

卢晓春采纳了安兴憬的这个建议。

这些卢暴义所谓的政界及政法界的朋友,除了市委宣传部的全汶豪和市公安局副局长俊旺,其余的均先是异口同声地回绝,后来又都步调一致地打来电话,表示要为促进两个人的和解出力,接受邀请,出席宴会。

酒桌上,卢暴义等人开怀畅饮,卢暴义一再向卢晓春表白:“不要听外姓

人的挑拨离间,我还在蹲监狱的时候,就有了和你冰释前嫌的想法。今天当着在座的几位有头有脸的人,我立个誓,今后你我就是最好的兄弟,如有背负,不是爹妈养的。”说着还把手中的一根竹筷子折断,表示自己说到做到。

事后,安兴憬总觉得卢暴义的表现有点假惺,但卢晓春相信了,他觉得卢暴义毕竟是个爷们儿,如果真的想和自己过不去,不会当着那么多人信誓旦旦。

狼孩惹事

卢暴义刚要动整治卢晓春的心思,不料却被一件事情打乱了。

事情要从他三弟卢薄诚家的孩子卢港智说起。

过度的施肥让生长在化肥年代的人早熟,18岁的卢港智,已经在家族开办的色情娱乐场所里体验了“性福”。不过,作为一个暴力倾向很足的年轻人,他已经对这种用钱购买来的两相情愿之事兴趣不浓了,萌生了暴力强占更刺激的想法。这个想法,和臭味相投的玩伴宋匠多次探讨之后,就待机行动了。恰恰这时,一位名叫狄仪媚的影楼女员工落入了他们的视线。21岁的狄仪媚一米七五的个头、姿色俊俏、三围发育绝对国际标准,见过她的人,都觉得她天生就是当演员并能成为明星大腕的材料。卢港智和宋匠两个人商量,就去非礼她。宋匠比卢港智还猴急,多次询问什么时间动手。而卢港智这时候又萌生了吃独食的想法,他对宋匠说要等适当时机,自己却在新春正月里,将狄仪媚骗到一个朋友家中实施了强奸。事后,他威胁说:“这事你敢和第二个人说,我就给你毁容,杀你的父母。”狄仪媚被吓住了,就保持了沉默。几个月之后,宋匠再次催促此事,卢港智这才怀着二次非礼狄仪媚的念头,和宋匠一道,将狄仪媚挟持到宋匠家轮奸。这回,狄仪媚不再沉默了,她告知了父母,并在父母的支持下,向警方报案。当时的县乡社会的理念还是混沌的,强奸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被强奸者却抬不起头来。为了躲避世人的嚼舌头,在报案之后,狄仪媚一家人迁居他乡。

刑警大队对这个案件没有太当回事,在那些已侦结的强奸案控诉中,有许多案件都是恋爱或者性交易发生矛盾冲突后,女方以强奸罪诬告男方的。刑警大队的花伍耐大队长就对安兴憬说:“这事你查一下。”

安兴懋知道花大队长和卢暴义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远亲关系，心想他这是要秉公处理才把案子交给我查办，于是就二话没说，先把卢港智收容审查了。还是在卢港智被收审的前夜，卢薄诚就知道了儿子办的事，他气恼地责打孩子：“女孩子咱们家的买卖上有的是，为什么非到外边给我惹事？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就在他要动用家法的时候，卢暴义走了进来，夺下了弟弟手中的竹竿子。卢暴义自己家的孩子是一个女儿，而卢家的这份产业，将来能不能交给女婿来执掌还是未知数，所以他对这位大侄子就另眼看待，多次在家庭内外宣称卢港智将来要带领卢家后人把家业发扬光大。他不以为然地对弟弟说：“男孩子哪有不惹事的！没胆量惹事的人，将来怎么当卢家的掌门人。惹事不要紧，重要的是能摆平。”

“摆平？这等事，能摆平吗？怎么摆平？”卢薄诚反问道。

“只要有了钱，什么事都能摆平。至于怎么摆平，咱们也不懂，让卫乾匾律师给想辙儿呗。”卢暴义说。

经弟弟这么一提醒，卢薄诚总算开了窍，他拍着脑袋，长长地哦了一声。

乌鸦律师

卫乾匾今晚本来有饭局的，是在肥牛城，一个想请他写离婚诉状的见异思迁的富婆做东。卫乾匾早上的时候答应得很爽快，倒不是那富婆长得如何秀色可餐，那个风韵无存的半老徐娘，他一想起来，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黄昏看了这张脸，今夜噩梦必连绵”的语句。他之所以答应，除了解肥牛大餐的馋瘾，还有二百元润笔的好处费。不过下午接了一个电话之后，他就决定对富婆爽约，回家吃黄脸婆做的酸菜粉条咕嘟炖。

卫乾匾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地往家赶。

电话是法院行政庭的朝寒打来的，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老卢家的人今晚要到你府上拜访。”尽管当时卫乾匾还不知道卢家摊了什么事，不过凭着一种敏感，他就知道事情不小。否则平素里瞧不起人的卢家兄弟，是不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他当时的猜测是卢家一定是在哪里骗钱骗出了麻烦。他给公安局的人打电话一了解，才知道是卢家的花花公子卢港智犯了强奸罪，他立刻决定回家等候。

律师本是依法从事民事诉讼代理和刑事辩护的，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被少数律师所接受之后，他们就像乌鸦一样黑了。卫乾匾就是这样的律师。还在回家的路上，他就把使卢港智有罪变无罪的所有步骤都想好了。

见到丈夫回来，妻子诧异地问：“你不是要和那个老妖精吃牛粪吗？”她是那种从一而终的女人，把主动闹离婚的女人称为老妖精；她又是那种拒斥所有饭局席面的主妇，把肥牛城的用餐称之为吃牛粪。

“今晚家里有贵客。”卫乾匾没心思和妻子调侃，他说着就坐到饭桌前。

“洗手。”妻子提醒着。

“不用了，我这手，用八百块香皂也洗不干净。”卫乾匾说着，已经动筷子开吃了。

最后一口饭还在咀嚼，卢暴义到了，进屋他就先把两万元钱拍到茶几上。

卫乾匾以为这是他平事的全部资金，就没说什么，只是敬烟敬茶。

卢暴义在贿赂人方面，是很有经验和才干的。他一看卫乾匾的神情，就明白了，立刻解释：“这钱是给你的报酬，其余的人情走动，我走。”

卫乾匾也不推辞，只说了一句：“卢家兄弟出手就是大方。”于是他开始面授机宜。

刑警队长

按照卫大律师的谋略，卢暴义先找刑警队长花伍耐。

花大队长尽管和卢暴义沾点亲戚关系，不过县级市巴掌大的地方，加上兄弟姐妹多的缘故，婚姻相互串联起来的亲戚关系，简直可以用网状形容了。所以卢暴义在花大队长这里，既没有地位也没有任何面子，他用冷言冷语接待卢暴义，同时也明确表示：“现在卢港智犯事，为了避免嫌疑，你不要找我，更不要到我家里来。”

卢暴义就指着花大队长的妻子对花大队长说：“你放心，我来是看看你家我表姐，和你没话，卢港智的事，也不会唠一句。”

“那就好，我有事，出去了，你坐着。”花大队长说着，躲出去了。

花大队长的妻子在此之前,已经接到了卫乾匾妻子的一个电话,听说了卢暴义找她老公当辩护人的事,核心的话语只有两句,一是卢港智是被女朋友冤枉的,二是卢暴义办事很敞亮,辛苦费就给了两沓。“两沓是多少?”花大队长的妻子不解地问。卫乾匾的妻子就说:“两沓就是两万呗,妹子你傻呀?”于是花大队长的妻子就把沓理解为万元。平素里她就很羡慕卫乾匾,觉得同样是干法律的,人家干的挣钱,自己的丈夫干的净倒搭钱。因此就也很渴望自己也能得到两沓钱。于是晚上卢暴义来之后,她高兴,就显示出认亲又认钱的热情来:“别挑你表哥的礼,他这人就那样。你来为啥事,我也明白,放心,这事你表哥是主管,不好说什么,刑侦队的事情,我私下里帮你做工作。”

卢暴义就拿出两沓钱给花大队长的妻子:“有你这大队长夫人帮着说话,谁也别想把屎盆子扣到我侄子头上。这年头说事,不能空口白牙地说,这钱就是你出去说事的费用。”

毕竟是警属,花大队长的妻子平素里形成的胆怯本能地表现出来:“这,外人能不能认为咱们是行贿受贿呀?”

“现在,这些小官小吏的,谁装一本正经谁吃傻亏。廉洁?讲廉洁的人,都是让别人廉洁,自己贪得沟满壕平。这等伎俩,糊弄鬼都不灵,但凡智商不是负数的人,都不会相信这屁话。”卢暴义这样说。

“表弟,你说得很在理。”花大队长的妻子说。

卢暴义心想,送钱者的道理总会被收钱者所接受,这就是官场的法则。

卢暴义告辞后,花伍耐才回来,得知妻子收了人家两万元,就说:“这俩钱就想买我的警督衔,你舍得卖,我还不舍得卖呢。给他送回去。”

妻子口头答应着,实际根本没想送回去。次日骗丈夫说已经送回去了。

分局领导

第二天早晨,卢暴义来到了油田分局局长凯遥家。凯遥已经起床,在阳台上悬挂着的沙袋子上练功夫,因为是曾经同楼同单元住了多年的老邻居,凯遥说话也就很随便:“你小子,想堵人家被窝子呀?”卢暴义却诧异地问:“你都分局长了,还练沙袋子干啥,想再活五百年呀?”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凯遥说。

“更是腐败的本钱。”卢暴义接了一句。

“言归正传,你找我,是进错庙门了,找我白搭,刑侦不归我管。”凯遥强调,他知道对方的来意。

油田分局因为辖区的特殊性,凯遥同时还拥有着市公安局局长助理的头衔,按照卫乾匾律师的说法,重要的不是他是否管,而是要在公安内部造成一种已经拜托他的事实。接着凯遥的话,卢暴义就说:“不冤枉一个好人的事情,关系到法律的公正,这和具体分工无关,你这个局长助理责无旁贷。”说着,就把两沓钱拍到凯遥的手上,“咱们交情是交情,事是事,让你去大酒店和有关人员谈事,不能让你搭饭钱。”凯遥并不推辞,而是用如下的话表示自己拿钱的天经地义:“为了你小子的旁门左道生意,我请别人喝酒,搭了不少钱,而你总是赖账不给。这回为了侄子的事,终于肯出血了!不过我怀疑这钱上有三陪小姐的苦笑。”卢暴义就说:“管她是微笑还是苦笑,都是心甘情愿的,我又没有拿刀逼着她们做。”

卢暴义走后,凯遥的妻子就追问他为什么事送礼。凯遥就说:“你只管把钱收好,工作上的事情,别打听。”妻子就炭火似的把两沓钱在两手之间来回捣换着,忧心忡忡:“别让纪检委的人给你双规了。”

“我们俩邻居多年,又是要好的童年玩伴,这在外界都是知道的,就算我不收他的钱,也得为他办事。而外界人总以为我拿了他多少钱呢。与其空担了收赃钱的虚名,还不如实惠地收他几个弥补在他身上的亏空呢。至于纪检委的那帮子人,他们也不是傻子,不是被上级逼得没退路了,不会无缘无故得罪人的。”凯遥这样说。

“万一你点背呢?”妻子问道。

“我是谁呀?堂堂的警督,脑袋岂是白给的。伟大领袖早就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如今的我,是不收无把握之礼。别说双规,就是0.001的规,也规不到我头上。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凯遥说着,开始用早点。

尽管丈夫的话让妻子宽心了不少,不过她还是把那两沓钱视为炭火,直担心烫手。

法庭庭长

接下来,卢暴义要走访的是法院行政庭的庭长朝寒。确切地说,是拜访朝寒的妻子华晓鑒。

朝寒是那种把行政职务当做经济资本的公务人员,而他的灰色创收手段,就是收钱的事妻子出面,职权回报的事,由他不露声色地暗中完成。不仅仅是法院的这个环节,公安局检察院的环节,他也可以通过找关系,来为出钱者平事。而为了蒙蔽世人,两个人时常吵吵闹闹,给人一种夫妻不和的假象。

朝寒深知信息就是财富的道理,平素他最为关注谁家惹上了法律麻烦。卢家的孩子出事,他比任何人知道得都要早,因为狄仪媚的父亲是瓦匠,在朝寒家盖砖瓦房的时候,是干活的包工头,凭借着这个关系,但凡亲戚朋友熟人中谁家有了麻烦事,总来找他请教。当然,不是空手来咨询的,总要带一些平常百姓的礼物。如今自己的女儿出事,究竟要不要报案,他拿不定主意,就找朝寒商量。

朝寒和卢暴义没什么关系,不过他知道此人一骗致富的经历,就觉得和这样的富人要是搭上关系,钱权通谊就好了。卢暴义诈骗案不归他审理,于是他就暗笑刑庭的那几个法官,把卢暴义判刑,只是给卢晓春出了一口气,自己什么也没有捞着,太傻了。要是换了自己,刑事改成经济纠纷,或者判个缓刑,就能交下这个阔佬,钞票不就大把大把地来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当狄仪媚的父亲说要告卢暴义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和卢暴义建立关系的机会,于是就积极支持他告发,并故意在社会上造成自己支持狄仪媚一家的声势。

卢暴义果然在卫乾匾的指导下,来疏通他的关系了。

卢暴义前脚进门,后脚下班的朝寒连家都没回,直接回避了。

华晓鑒接待了卢暴义,深知夫心的她,在笑纳了两沓钱后,除了表示法院这块朝寒会不遗余力帮忙,还给卢暴义提供了许多该走动的关系。其中关于检察院该找谁,她说:“要在副检察长中找一个人帮你们说话,否则检察院这关就有可能拿不下来。”当然,她这样积极,也有个人私心,只要案子到检察院为止了,那么,丈夫就不用在自己单位里搞人情案子了。

俊副局长

公安局主管刑侦的是俊旺副局长。卢港智要想有罪变无罪,没有他的点头是绝对不成的。在研究如何摆平此位副局的时候,卫乾匾多次叹息:“此人很难对付。”卢暴义很是不以为然:“大不了,多送他几沓钱。”卫乾匾就说:“送礼要投其所好,这位不喜欢钞票。”卢暴义疑惑地问道:“那我送他什么?”卫乾匾就说:“你还是先拿钱试探一下吧。”

卢暴义带着四沓钱去了俊旺的家。一进屋,他疑惑自己走错了屋子,进的不是警官的家,而是古玩字画爱好者的家。客厅的东墙壁上,有一张国画,一位号称虎王所画的工笔虎,惟妙惟肖跃然纸上。西墙上摆放着家庭影院和电视机,长长的有线电视线,不规则地堆在地板上。南面与阳台相隔离的落地窗前,摆放着两个根雕,一个上面放着文竹花,另一个上面则放着一个小鱼缸,里面手掌大小的两条金鱼在悠闲地懒游着。北面靠近房门的墙壁上,是通长的书柜,不过里面书籍很少,摆满了瓶瓶罐罐。

见卢暴义进来,俊旺先定了规矩:“到我家来做客可以,不过关于你侄子的事情,一句也不要说,否则我就要下逐客令了。”

“好的,好的。”幸亏卢暴义早有心理准备,他沉稳地答应着,坐了下来,“听说你家孩子今年要高考?一定会考个好学校。不过现在学校好,费用也高。我今天给孩子带来点助学资金。”

“别扯这个,我是无功不受禄,也不想在你面前有什么功。”俊旺人不太热情,坐在靠近鱼缸的竹椅上,观赏着小金鱼。他讲话的语气还是很坚决的,不容商量。

卢暴义只好收起了拿出来的钱。

闲扯了一会儿,卢暴义就告辞了。

卫乾匾知道会是这样,见到卢暴义,就告诉他说:“我陪你去哈尔滨的珠宝古玩城,买一件清朝的玉质鼻烟壶。”

鼻烟壶的概念卢暴义的脑海里一点没有,直到看见这标价5万元的物件,他怀疑地问道:“这破玩意儿,俊旺会喜欢?”卫乾匾就打着保票:“放心吧,只要这东西一拿出来,他就不会只看金鱼不看你了。”两个人砍价,最后

以21000元的价格买下。卢暴义怀疑商家赔本：“价格砍掉一多半，老板还能挣钱吗？”卫乾匾显得很懂：“古玩是千倍的利润，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啊。”

果然如卫乾匾所说，俊旺这回对卢暴义换了个态度，将鼻烟壶仔细验看，一副爱不释手的样子。

“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一个玩意儿，咱们也不懂这东西，还不如送给你这个行家呢。”卢暴义按照卫乾匾所教的说。

玉鼻烟壶俊旺收下了，关于卢港智的事情，他什么话都没说，还从衣袋里拿出二百元钱，权作卢暴义出让传家宝的补偿费。

“真是有病，给四沓钱不要，对两沓钱就能买来的东西，却视若宝贝。”卢暴义见到卫乾匾后这样说。

“你以为喜欢古玩的，精神都正常啊？都他妈的神经病，中国就是这样，神经病喜欢的破烂东西，也能形成一个市场。”卫乾匾感叹着。

文化官员

“咱们干的是颠倒黑白的事情，所以必须在市委市政府两个大院当中，寻找一个乌纱帽大一点的官，让他在上面有话，这样下面的人就可以师出有名地办事了。”

“那就找市委书记，他的官最大。”卢暴义说。

“你以为自己手里的钱是宇宙货币呀，啥都能买动？别忘了，你能进去蹲几年，就是因为他的批示。”卫乾匾提醒着。

“可不，我把这茬忘了。那就找政法委书记。”卢暴义又说。

“也不行，听说他对你们这类人，根本没有好感。”卫乾匾摇头。

“那你说找谁？”卢暴义想不出人来，就等着卫乾匾拿主意。

“找全汶豪。”卫乾匾说出自己的决定。

“他不是宣传部的嘛，共产党的喇叭匠子，一个耍嘴皮的人，在市委市政府的干部中，最没实权了。”卢暴义还有点没瞧上眼。

“有实权，人家还不一定愿意理你呢。正因为他没有实权，你才有机会。”卫乾匾分析。

“那我给他拿几沓钱？”卢暴义问道。

“不拿钱，你这么办……”

卢暴义没去家里拜访，而是直接去了全汶豪的办公室。

“这娱乐业的生意，不好干，总是不被人当好人看。我想利用自己的资金，转行做别的生意，希望你支持我。”卢暴义这样说。

四十出头的全汶豪是一个想往上干的人，可是受职务的限制，他没有机会掌控实业创造出自己的经济业绩，而仕途的升迁，离开了经济上的政绩，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卢暴义的这番话，让全汶豪一下子有了兴趣，他盘算，要是真能把卢暴义扶持成正道生意人，红色企业家，那么，自己将来就多了一份仕途资本，副职变正职，以至于有更大的晋升。于是他对卢暴义进行了一番鼓励。有了这番鼓励之后，他又觉得应该有点施恩的表示，于是在卢暴义告辞之后，他就打电话给公安局长，过问了卢港智的事情，并作出了实事求是查清楚的指示。

检察官员

按照卫乾匾的分析，这个案子因为在当地具有社会轰动性，可能会经过法院审理的。最好能在检察机关免诉了结，于是他就把贿赂检察官作为关键的步骤。而按照华晓鑒的建议，检察口只要把管起诉的副检察长田中发摆平，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免诉。

田中发是没有特别喜好的，所以卢暴义只好送钱。

田中发见钱眼不开，他亲手把钱塞回到卢暴义的随身包里，讲话也很实在：“在咱们安达市，别人怎么当官，我管不着。我当这个小官，什么也不求，只求平平安安干到退休。徇私枉法的事，我绝对不干。你我都是安达市老户了，一个县城里住了这么多年，我什么脾气秉性，你应该了解。”一看真的没有通融的余地，卢暴义一脸失望，决定告辞。临走，他这样说：“我也跑了不少人家，怕钱咬手的，还真就你这么一个。”

卢暴义向卫乾匾汇报结果。卫乾匾就问：“我让你说的话，你没忘说吧？”

卢暴义回答：“临走的时候说了。”

“那就好，对于有些人来讲，话语也是一种重礼。”卫乾匾这样说。